

震古烁金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目前,中国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557项、3998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某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因为地域、流派、风格不同,往往有不止一位传承人。比如剪纸,北方有陕北剪纸、山西广灵剪纸,南方有江苏扬州剪纸、浙江乐清剪纸,因此,剪纸一个非遗项目,就有47位国家级传承人。

有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却只有唯一一位国家级传承人。项目叫“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传承人祁伟成,定襄县芳兰村人。

建筑模型制作古称“扎小样”——古代工匠在建造大型或复杂的木结构建筑之前,须先将此建筑按一定比例缩小做成模型,构造、权衡与将要建造的建筑完全相同。“扎小样”,是为了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坚克难,为正式建筑做足技术准备,这是古代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

“扎小样”或者说做模型,有时也是为了送呈“甲方”审查——看不懂图纸的皇帝大臣、住持方丈,看了直观模型才能心中有数。清代宫廷建筑世家雷氏家族,十几代人相继设计、主持建造了故宫、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每一处建筑,事先都要制作一定比例的模型小样供内廷审查。雷氏家族及其制作的模型,便是鼎鼎有名的“样式雷”。

“扎小样”这门技艺,随着时代变迁早已消失在人们视野。掌握“扎小样”精髓的工匠,全国凤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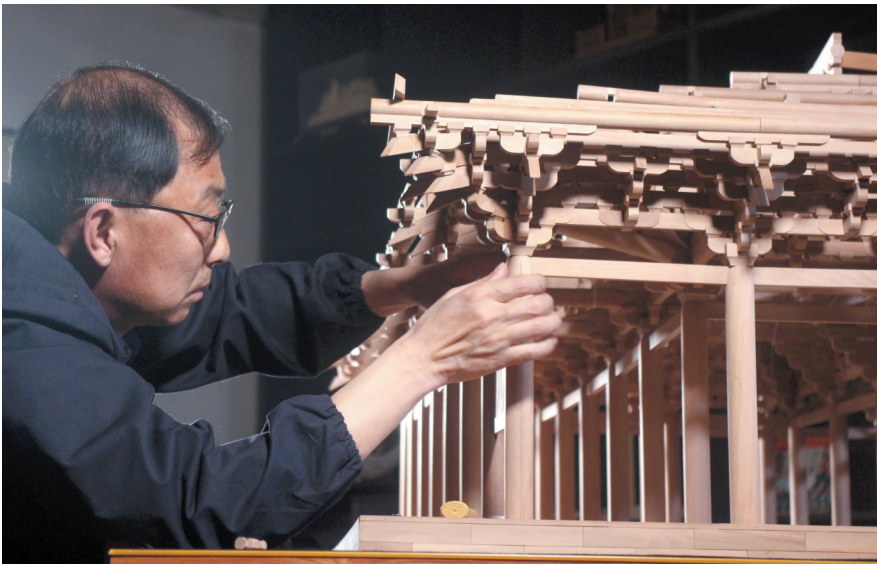
祁伟成一人撑起一项国家级非遗,首先是因为他本人对中国古建筑的无比热爱和痴迷。其次,缘于他少年、青年时迭逢机缘,先后拜在民间巧匠薄秀章、“山西古建筑研究第一人”柴泽俊门下,并有机会向古建大师郑孝燮、罗哲文、马炳坚、孙大章等请教切磋。加之拥有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主持、参与晋祠圣母殿、平遥双林寺、武乡会仙观、洛阳白马寺等“国保”级古建筑修缮工程近百处,制作“四大名楼”及佛光寺东大殿、故宫太和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等古建筑模型近百套。更主要的是,他为传承古建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创办山西古典艺术研究院、中国古建筑模型博物馆、山西古典传统艺术博物馆,出版《天龙山石窟保护研究》《中国古建筑制作技术——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多次出国展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其古建筑模型被日本、德国的博物馆和埃及的地方政府收藏。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反过来理解,上天或者说时代为何选择“斯人”而不是他人做一件大事?祁伟成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只有“斯人”才担得起这个重任——祁伟成,就是为中华古建技艺存亡继绝的那个“斯人”。

2023年6月3日,《非遗里的中国》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节目中,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观摩了祁伟成制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模型后心潮起伏,“金句”脱口而出:“榫卯之间,纵览千年。飞檐画栋,震古烁金”。

心灵性巧的小木匠

“匚”和“斤”组成“匠”字。“匚”表示一种方形盛器,“斤”表示斧子一类工具。“匠”这个会意字,专指筐篓里装着刀



《高手在民间》之

天降大任于斯人

郭剑峰 冯晓磊 赵菁

斧工具的木工,后来才引申为靠某种技能谋生的匠人——泥匠、石匠、铁匠、纸匠。

五台山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宝库”,千百年来,无数能工巧匠在五台山上建造了精美绝伦的雄伟建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这些匠人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后人无从知晓设计、建造南禅寺、佛光寺、显通寺的匠人们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定襄自古多巧匠。从古至今,定襄农民精耕细作,精打细算,定襄匠人精雕细刻,精摹细琢。在他们手下,无论垂檐拱券、盘龙抱柱,还是额枋斗拱、横额竖匾,无不浑然天成、大气磅礴。定襄毗邻五台,两县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人文、习俗乃至口音都大同小异。尽管没有实证,但合理推测,古代在五台山上筑庙建宇的工匠中,一定少不了定襄人的身影。

1968年,祁伟成出生于定襄县芳兰村。祁家斜对过儿,住着一户世代木匠的薄姓人家。芳兰村这户薄家,与定襄神山村的宋家,历来并称定襄两大“木匠世家”。

伟成小时候,薄家当家人叫薄书年,其手艺、名气与神山村宋家的宋万宏难分伯仲。有意思的是,薄书年的儿子薄秀章,娶了祁伟成的四姑姑;而宋万宏的三儿子,又成了祁伟成的亲姐夫。

祁家祖上家业丰厚,当年在村里就“成份高”,伟成在太原省建四公司工作的父亲也不得不因此黯然回村。伟成初中毕业时政策已经放开,父母合计:这孩子守着姐夫、姑父两个好木匠,干脆也学个木匠罢。

伟成先跟姐夫打下手,给村民起房盖屋打家具,初步掌握了锯、凿、刨的全

套手艺。当时还用传统手锯,讲究下锯的角度、双手的稳定性、拉动锯齿的节奏,稍有偏斜一块料就废了。平凿、圆凿、燕尾凿,凿木料时切、挖、挑、修,讲究“快而不猛,稳而不慢”。伟成推刨“耍”得好,刨子过处,一片片薄如蝉翼的木屑卷起像飞舞的丝带,一刨过后,木面如镜。

跟姐夫学手艺,除了学会锯、凿、刨,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木匠,不能跟木头较劲,要顺着木头的“性子”来。

1983年,省文物局从定襄物色、邀请三位知名大匠人到太原修复被破坏的古建筑,这三人分别是河边村的石匠武秋月、青石村的木匠帅银川、芳兰村的木匠薄秀章。薄秀章到太原后,带领包括祁伟成和他姐夫在内的定襄匠人,先后修复了太原天龙山过殿和榆次老城城隍庙。1985年,山西省成立全国最早的古建研究所,首任所长柴泽俊意识超前、目光远大,决定组织薄秀章等人按1:20的比例,制作三晋著名古建筑的模型——柴所长这个决定,拨动了祁伟成命运的齿轮。

做模型这一千人马住在山西省博物馆旁的一座破庙里,薄秀章任“总提调”发号施令,其余众人按柴所长提供的图纸,凿榫卯的凿榫卯、做构件的做构件。虽然是妻侄儿,但薄师傅对伟成的要求却分外严格,被喝斥是家常便饭,做不在师傅心思上,一巴掌就过来了。伟成身小力薄,心气儿却很高,营生哪里有瑕疵被师傅“修理”了一回,错误绝不再犯第二次。有时还自做主张“改进一下工艺”,做出来的活儿又快又好。薄秀章带过的徒弟多了,但像伟成这样心灵性巧、

又能吃苦的小后生,真还等闲遇不到,不由他不把浑身解数倾囊相授。

木匠们当时“打日工”,按技术高低,做一天挣一天的钱。伟成刚入伙时挣六块——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下来已是大学毕业生月工资的三倍,后来涨到每天十二三块。定襄匠人们做的第一套古建筑模型,是用核桃木制作的1:20的芮城永乐宫。整整做了两年,光四个藻井就做了几个月。至于为何第一个就做永乐宫? 后有文叙。

从1986年到1991年,祁伟成把山西有名的古建筑“用手摸了一遍”。不同朝代古建的时代特征、建筑风格、技术细节,通过一斧一刨、一刀一凿,深深刻在脑海,闭上眼睛就浮现眼前。

站在大师的肩膀上

2012年,祁伟成正式拜柴泽俊先生为师,成为柴大师一生“惟二”的弟子。

地上文物看山西。对山西文物特别是古建筑的研究、保护,柴先生居功至伟。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柴泽俊历时40余年,对山西109个县、1000多处主要古建筑及塑像、壁画等文物一一进行了测量、绘图和鉴别,梳理出山西尚存的古代木构建筑、楼阁、佛塔、戏台、壁画、彩绘、石窟造像、石刻、琉璃等九个类别文物的数量、规模、分布、始建时间。凭借柴先生翔实的第一手数据资料,才确立了山西“文物第一大省”的地位。此外,柴先生还指导、主持了芮城永乐宫、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晋祠献殿和圣母殿、南禅寺大殿等40余处“国保”级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工程撰写、出版20余部关于三晋文物、古建保护的经典著作。

1961年,晋祠,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应县木塔,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广胜寺,芮城永乐宫这八处三晋古建筑,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模型时柴先生首选永乐宫,可能跟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1954年,国家立项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一些区域将被淹没,而永乐宫就在这个范围内。为保护这一文化瑰宝,周恩来总理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永乐宫。国家文物部门反复勘察、讨论后,决定将永乐宫整体搬迁。

永乐宫迁建工程,是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文物建筑保护项目。1958年,时年24岁、正在五台山修复显通寺无梁殿的柴泽俊,被一纸调令任命为工程股股长,具体执行永乐宫连宫殿带壁画“打包搬走”的艰巨任务。在国家文物局专家祁英涛的指导下,柴泽俊与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自行设计、自制工具,攻克了大面积壁画摄取和修复的技术难关。从搬迁到重建,永乐宫的全部建筑及960平方米壁画完好无损,创造了历史文物搬迁的世界级奇迹。

(下转第四版)



祁伟成制作的古建筑模型